新刊權載之文集

權載之文集卷第四十

唐權德輿字載之

問

進士策問五道

問六經之後百氏塞路微言大義浸以乖絕使昧者耗日力以滅天理去夷道而趣曲學利誘於內不能自還漢廷用經術以都貴位專古義以決疑獄誠爲理之本也今有司或欲舉建中制書置五經博士條定員品列於國庠諸生討論歲課能否然後刪非聖之書使舊章不亂則經有師道學皆顓門以爲如何當有其說至於九流六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爲別白書之

第二問

問易曰君子夕惕若厲語曰君子坦蕩蕩禮之言絅衣

則曰惡其文之著也儒行則曰多文以爲富或全歸以爲孝或殺身以成仁或玉色以山立或毀方以瓦合皆若相戾未能盡通顏回三月不違仁孟軻四十不動心何者爲優下惠三黜而不去子文三已而無慍何者爲愈召忽死子糾管仲相小白棠君赴楚召子胥爲吳行人何者爲是析疑體要思有所聞

第三問

問周制什一是稱中正秦置阡陌以業農戰今國家參酌古道惠綏元元均節財征與之休息豐年則平糴於畿下恒制則轉漕於關東倘虞地有餘利人有遺力生

之者少靡之者多粟帛浸輕而緡錢益重或去衣食之本以趨末作自非翔貴之急則有甚賤之傷欲使操奇贏者無所牟利務農桑者沛然自足以均貨力以制盈虛多才洽聞當究其術至若管仲通幣之輕重李悝視歲之上下有可以行於今者因亦陳之美利嘉言無辭悉數

第四問

問懲忿窒欲易象之明義使驕且吝先師之深誡至若洙泗之門人故人漸漬於道德固已深矣而仲由慍見原壤夷俟其為忿與驕不亦甚歟商不假蓋賜能貨殖

從我之徒而吝嗇如是皆所未逮誠爲辨之

第五問

問育才造士爲國之本修詞待問賢者能之豈促速於儷偶牽制於聲病之爲耶但程試司存則有拘限音韻頗叶者或不聞於軼響珪璋特達者亦有累於微瑕欲使楚無獻玉之泣齊無吹竽之濫取舍之際未知其方子曰盍各言爾志趙孟亦請七子皆賦以觀鄭志又古人有述祖德敘家風之作衆君子藏器而含章者久積厚而流慶者遠各言心術兼敘代德鄙夫虛佇以廣未聞

明經諸經策問七道

春秋第一問

問孔聖屬辭正明同恥裁成義類比事繫年居體元之前已有先傳在獲麟之後尚列餘經豈脫簡之難徵復絕筆之云誤子産遺愛也而賂伯石叔向遺直也而戮叔魚吳季札附子臧而吳衰宋宣公舍與夷而宋亂陣為鵞鸛戰豈捷於魚麗詛以犬雞信寧優於牛耳子之所習也爲子言之

禮記第二問

問三代之弊或朴或薄六經之失或愚或誣夫以殷周

之理道詩書之迹作施於風俗豈皆有所未至耶殷祭納書誠爲追遠執戈桃茢無乃傷恩何二者之相反耶兩楹坐奠嘆有切於宗予九齡魂交歎能移於輿爾何二者之不一耶山節藻梲豚肩狐裘皆大夫也又何相遠耶檀弓袒免子游麻衰何如直諒而忠告之耶各以經對

周易第三問

問四營成卦三古遺文本自河圖演於羑里而西鄰禴祭斯乃自多箕子利貞且居身後豈理有未究復古失其傳乾之象辭乃次六爻之末坎加習字有異八純之

體無妄則象稱物與同人則象引卦名或備四德而纔至悔亡或無一德而自居貞吉訪於承學思以稽疑至若康成之陰陽象數輔嗣之人事名理異同優劣亦爲明徵

尚書第四問

問左史記言古之大訓何首載堯典而乃稱虞書當文思之代而九官未命及納麓之時而四凶方去豈尤恭克讓待元德而盡善耶仲虺作誥伊尹作訓豈臣下忠規之稱耶伯禽費誓穆公秦誓豈帝王軌範之書耶好風好雨既從於箕畢時若恆若復繫於休咎何所適從

耶伏生傳於耄耋曾壁得於殘缺前代講訓孰爲名家可以詳言用窺奧學

毛詩第五問

問二南之化六義之宗以類聲歌以觀風俗列國斯衆何限於十四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頌編魯頌奚異於商周風有王風何殊於鄘衛頗疑倒置未達指歸至若以句名篇義例非一瓜瓞取緜緜之狀草蟲序喓喓之聲斯類則多不能具舉旣傳師學一爲起予企聞博依之喻當縱解頤之辨

穀梁第六問

問魯史成文以一字爲褒貶漢廷尚書有二傳之異同雖子夏授經孫卿肄業而去聖寖遠傳疑儻多閏以定時何非乎告朔雩乃閏雨奚有於去譏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王之年例或雖通理亦未盡衛輒辭以尊祖爲義安乎許止闕於嘗藥受誣乃甚以茲凝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固嘗有據應上公於古復是何神諸儒待問一爲覼縷

論語第七問

問孔門達者列在四科顏子不幸伯牛惡疾命之所賦誠不可問至若攻冉求以鳴鼓比宰我於朽木言語政

事何補於斯七年可以即戎百年可以去殺固弛張之有異局遲速之相懸為仁由己無信不立拜陽貨則時其亡也辭孺悲則歌使聞之聖人之心固當有為鄙則未達子其辯數一作與

道舉策問三道

第一問

問莊生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蓋以其游刃無全善刀而藏之故也禦寇則曰養生如何肆之而已莊生曰嗜慾深者天機淺禦寇則以朝穆善理內而性交逸何二論背馳之甚耶夫一氣之暫聚為物之逆旅誠不

嘗傷性沽名以耗純白儻昧者未通矯抗之說因遂耳目之勝甘心冥力則如之何旣學於斯佇有精辨

第二問

問駢拇之言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犇命於仁義以易其性庸詎知不有性於仁義而不可易者耶以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庸詎知伯夷非安於死而不可生耶徵濠上觀魚之樂則莊生非有虞與伯夷也又安知有虞伯夷之不然耶彼鳧鶴短長之脛又安知有虞與伯夷之性非不可斷不可續者耶雖欲齊同彼是先逆後合惡用謬悠卓詭如是之甚耶蓬心未達幸

發吾覆

宏文崇文生策問一問

問儒館設科以優華緒亦明勸學然後審官諸生或以紈綺之年講誦未暇在琢玉之或怠於製錦而如何儻稍舉章程以明課試因絫絫之質加孳孳之勤可以遠圖固爲藎善但因循既久慮物議爲難盍自言之將求折中

貞元十九年禮部策問進士五道

第一問

問漢延公孫宏董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而施於

教化韋元成匡衡之倫以明經至宰相封侯皆本王道以及人事今雖以文以經貴祿學者而詞綺靡於景物發失古風學因緣於記問寧窮典義說無師法經不名家有司之過敢不內訟思欲本司徒之三物崇樂正之四術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明義益修風俗益厚程孝秀之本業參周漢之舊章慮難改作式佇嘉話事關理本必讓上聞悉乃誠求諸生無忽

第二問

問齊人之所以務於賦輸用給公上其大抵饋軍實奉邊備而已今北方和親亟通禮命南詔納欵屢獻奇功

而蠢茲西戎尚有遺類猶調盛秋之戍頻勤中夏之師思欲盡復河湟之地永銷烽燧之警師息左次人無外徭酌古便今當有長策乃者戎人願修前好因請其俘或曰彼實無厭絕之以固吾圉或曰姑示大信許之以靖吾人或曰歸貴種以懷其心或曰奪長技以翦其翼當蘊較然之見備陳可舉之方

第三問

問祖宗昭穆王者之盛典明祀嚴禋有國之大事頃歲孝常上奏以獻祖之位非正太祖之尊未申而公卿諸儒雖有其議皆以百代不遷宜居東嚮而獻懿二主所

歸不同或曰藏於夾室或曰瘞於別廟或曰祔於德明興聖酌殷周之制或曰遷於園寢石室採漢魏之儀而又有竝居昭穆之列竟虛其位分饗禘祫之禮互處于西衆議云云莫有所壹至今留中未下誠聖意所重難也至當無二衆君子辯之

四問

問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秀其化也順一氣之散而牛哀爲獸杜宇爲鳥趙王爲蒼犬夏鯀爲黃熊傅巖之相爲星圯橋之老爲石變化糾紛其何故也夭壽貴賤賦命萬殊而驪山之儒長平之卒歷陽之魚鼈南陽之侯王

豈稟數斯同復適然也衆君子通性命之理究古今之學幽探造化佇所未聞

第五問

問有司之求可與多士之求進其心不相遠也諸生知之乎計偕者幾乎五百籍奏者不踰二十蓋二十之一也諸生又知之乎雕龍之辨皆謂有餘靈蚍之珠無非在握射或失鵠瑜寧掩瑕雖涇渭終分而遂麻未直匿名飛語詆誹云云誠無他腸時有讒口豈有司之道未至復諸生所習之難化耶異時有司固諸生之所履也復如何哉非有防川之心願聞易地之說

策問明經八道

左氏傳問

問曾氏之文先師用明於王道漢武之代左氏不列於學官誠義例之可徵終無艷而多失鳳凰啟兆陳氏不得不昌鸜鵒成謠季氏不得不叛既未然以前定於立教而謂何同恥釋經豈其如是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嫌艮八之占於兼山爲何象因生因謚未詳命氏之殊德命類命請數制名之義亦既充賦無辭說經

禮記問　五經明經宏崇生同

冠婚成人著代之義一獻之饗舅姑先降以奠酬三加

彌尊毋兄皆拜而爲禮責婦順而則可於子道真謂何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而狄儀有問服二姓之合爲重而孔門多出妻蹈白刃或易於中庸引重鼎奚列於儒行禓衰疑衰之制繼别繼禰之差生旣講聞佇觀精辨

明經周禮問

問周制六官以倡九牧分事任之廣計名物之多下士吏胥類頗繁於冗食上農播殖力或屈於財征簡則易從寡能理衆疑宋毋之失實豈周公之信然今欲舉司徒之三物教賓興之六藝又慮樂舞未通於韶濩徒玩于旄鄉射有昧於和容務持弓矢適廢術學豈賓賢能

至若六變八變致神祇之格天產地產有禮樂之防恭
貳春官企聞詳說

周易問　五經明經道舉同

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鼓天下
者在乎辭又曰吉人之辭寡寂然不動則感而遂通見
幾而作乃不俟終日豈各有所趣幸備言其方至若巽
之於人爲廣顙白眼坎之於馬爲美脊薄蹄誠由成以
彌綸何取象之瑣細佇聞體要然後亡言

尚書問　五經明經同

問堯之文思也命羲和四嶽敬授人時其道巍巍矣舜

之登庸也則流放竄殛考績黜陟熙帝載而亮天工者二十有二人其理昭昭矣至禹則別九州道九河分五服建五長辛壬癸甲荒度土功其勳云云矣夫以陶唐虞夏皆聖人也而勞逸斯殊豈時不得不然復道有所不及何事功元德煩簡相去之遠耶願聞其說

毛詩問　五經明經同

問三綱之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周南召南以風化于天下關雎鵲巢乃首於夫婦舉后妃爲若先天子美夫人爲若稱諸侯豈自邇以及遐將舉細以明大又太師所採孔聖所刪以時則齊襄先於衛頃以地則魏土褊

於晉境未詳差次何所後先一言雖蔽於無邪六義乃先於諷諫既歌乃必類何失之於愚理或出於鄭箋言無憚於匡說

穀梁傳問

問襃貶之書宣父約於史氏淸婉之傳卜商授於門人經有體元且無訓說日稱夜食頗近迂異徵禿耶之修聘聚綦輒之方言晉大夫奚侯於偕行衛公子豈名其天疾隱居攝以崇讓鄭討叛以滅親未曰申邪寧爲積慮鄒氏郟氏學既不傳尸子沈子復何爲者鄙夫未達有佇嘉言

論語問　明經宏禮生問

問子曰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又曰仁遠乎哉則子文之忠文子之淸由也之果求也之藝皆曰不知其仁豈盡非君子耶胡爲乎登夫子之門而稱齊楚之賢大夫也其愚如愚甯武與顏生孰愈三思三省季文與曾子孰優虞仲隱居以放言下惠辱身以降志頗殊趣捨皆曰逸賢探索精微當有師說

道舉策問二道

南華經第一道

問安時處順泊然懸解至人之心也故曰材全而德不

形又曰休影息迹與夫五幾先饋屨滿戶外者固不倖矣然則以紀渻之養雞痀僂之承蜩匠石之運斤梓慶之削鐻用志不分移於教化則萬物之相刃相靡者悠然而順闇然而和奚在於與無趾無眼之徒支離形德然後為得耶願聞其說

通元經第二道

問文子虛元師其言於老氏計然冨利得其術者朱公疑傳記之或差何本末之相遠人分五位智辨居忠信之前體苞五藏耳目乖肺肝之主皆何故耶當有其說至於積德積怨實昧其圖上義上仁願聆其旨大辨若

訥大道甚夷豈在顛之倒之使學者泥而不通也

宏崇生問一道

問鄉賦國庠已有定制又闢兩館以延諸生蓋砥礪貴游而進之於學也二三子江夏童年頗聞岐嶷舞雩春服皆已鮮明雖與賓興亦稱講業於經書所好何句於古哲所慕何人兼陳從政之方用辯保家之美

貞元二十一年禮部策問五道

第一問

問古之善爲政者在得人而已在求理而已周以功德詔爵祿秦以農戰居職員漢武帝詔察茂異可以爲將

相者夫功與德非常才所及也農與戰非鄉仕所宜也
安危注意之重非設科可俟也是三者固有利病幸錯
綜言之又三適之宜九品之法或計戶以貢士或限年
以入官事有可行法有可採制度當否悉期指明

第二問

問夏殷周之政忠敬文之道承弊以救始終循環而上
自五帝不言三統豈備有其政或史失其傳嬴劉而下
教化所尚歷代相變其事如何豈風俗漸靡不登於古
復救之之道有所未至耶國家化光三代首冠百王固
以忠厚勝茲文弊前代損益佇聞討論過數之中所希

體要也

第三問

問古者士足以理官業工足以備器用商足以通貨賄而農者居多所以務三時之功有九年之蓄用阜其業貨藏於人乃有惰游相因煩復去本今皇帝勵精至化在宥萬方德音聖澤際天接地凡究於理道者無不至也裕於齊人者無不被也而又詢吏祿公田之制稽財征榷筦之宜使群有司質政損益庶官匹士皆得上言衆君子躬先師之儒生盛聖之代佇茲嘉話當薦所聞

第四問

問昔伊尹耕莘傅說胥靡竟昌殷道以阜王業春秋時觀丁父彭仲爽申鄀之俘也克州蓼封陳蔡楚邦賴之漢廷韓安國徒中拜二千石張釋之以貲爲郎並稱名臣焯敘前代然則俘徒作役或財用自發前代取之而得人如是魏晉已降流品漸分筮仕之初率先文學或薦賢推擇皆秀發州閭而致理之風頗未反古豈朴散滋久或求之太精斯何故也嘗有所懵今四門大闢百度惟貞執事者固欲上副聰明悉搜才實幸酌古道指陳所宜

第五問

問言身之文也又曰灼於中必文於外司馬相如揚雄籍甚漢庭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滌器或贊符命以投閣其於溺情敗節又奚事於文章耶至若孔融禰衡夸傲於代禍不旋踵何可勝言兩漢亦有質材敦厚之科廉清孝順之舉皆本於行而遺其文復何如哉爲辯其說

明經策問七道

左氏傳

問春秋者以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元凱悅丘明之傳而爲注然則夫子感獲麟

之無應因絕筆以寄訶作爲褒貶使有勸懼是則聖人無位者之爲政也其於筆削義例豈皆用周法耶左氏有無經之傳杜氏又錯傳分經誠多艷富慮失根本旣學於是頗嘗思乎

禮記

問大學有明德之道中庸有盡性之術闕里宏教微言在茲聖而無位不敢作禮樂時當有開所以先氣志然則得中甫之佐猶曰降神處定哀之時亦嘗問政致知自當乎格物夢奠奚難於宗子必若待文王之無憂遭虞舜之大德然後凝道孰爲致君爾其深惟以判斯藏

周易

問潔靜精微研幾通變伏羲取其象文王演其辭設位盡通於三極脩德豈惟於九卦何思何慮旣宜以同歸先甲先庚乃詳於出令儉德避難頗殊蹇蹇之風趨時貴近有異謙謙之吉窮理盡性之與入神致用之精乾元用九之則大衍虛一之數成性有存存之道知幾窮至至之言旣所講闡試陳崖畧

尙書

問洪範之美大同也曰子孫其逢吉數五福也曰考終命皆其極也至若允恭克讓而生丹朱方命圮族乃産

神禹何吉凶之相戾也金縢請命方秉圭以植璧元龜習吉乃啟籥而見書豈賦命之可移也絕地天通未詳厥理血流漂杵何乃溢言待問而來宜陳師說

毛氏詩

問風化天下形於詠歌辨理代之音厚人倫之道邶鄘稱小尚列於篇楚宋與區豈無其什變風雅者起於何代動天地者本自何詩南陔白華亡其詞而不獲谷風黃鳥同其目而不刊舉毛鄭之異同辨齊魯之傳授面墻而立既非其徒解頤之言斯有所望

穀梁傳

問穀梁名經與於魯學劉向博習稱於漢朝或貶絕過深或象類無據非立異姓乃以莒滅成文同乎他人豈謂齊侯之子異端頗甚後學難從諱親諱賢當舉其例耳治目治幸數其言何詞所謂近於清何義所謂失於短凡厥師授爲予明之

論語

問夫子以天縱之聖畏匡厄陳行合神明固久於此禱將行理道奚矢於天厭對社栗之問宰我强通歟山梁之時仲由未達季氏旅岱冉有莫救皆見稱於達者或譏比於具臣嘗隷善言頗多滯義末卷載游夏之事終

篇紀舜禹之詞頗疑不倫可以敷暢

弘崇生問

問左掖東朝載宏學教貴游門子於是翔集法禁或弛藝實難徵推恩補員攘闕升第或人疑張祿詞假葛龔誠瑕不掩瑜豈仕優方學澄汰則衆心未允因循則流弊寖深有司病諸幸喻其術

道舉問

問至人恬漠外其形體使如死灰如木雞斯可矣至若蹈履水火而不爇没雖以誠信庸至是乎斯所以有疑於呂梁丈人商丘開之說也蓋有以誠信安於死而不

遷者未有以誠信蹈難而必不死者此何所謂其質言之

貞元十三年中書試進士策問兩道

第一道

問先師之言辨君子小人而已勸學則舉六蔽咸事則稱九德推其性類又極於是矣孟軻之數聖者有淸有和文子之言人位上五下五列夷惠於天縱頗有所疑況牛馬於至靈豈有至當班固之古今表劉邵之人物志或品第乖迕或鉤摭纖微誠有可觀恐非盡善旣强爲己之學必有折理之精敬俟嘉言以祛未達

第二道

問乃者西蕃背盟勞師備塞今我王自貊逰遠以聞而議者或曰因其喪而弔之可以息人或曰乘其虛而伐之可以開地或曰夷實無厭兵者危事皆所以疲中國也不若如故是三者必有可採思以辨之

元和元年吏部上書人策問三道

第一道

問天下理本繫於朝廷乃者夏州阻命益部干紀皇帝神武制勝指期致誅二方宴清九有貞觀紀律載新於耳目爵命畢集於勳賢內修八柄外宏九法教理刑政

之要制軍詰禁之宜使人皆嚮方兵不復用一其禮俗以致和平酌於古而行於今舉其大而遺其細佇達聰聽子其昌言

第二道

問聖人虛心思天下之理至矣求天下之士勤矣搜於中林縻以好爵者往往至焉吾子潔身聚學被褐藏器公伯上薦賁然而來與夫充賦計偕者異而論也其何以佐理道陳嘉猷去弊戍而徼塞無虞減農征而財用不乏固所蘊積悉期指明

第三道

問四方之人萃於選部六品以下實繁有司積資者豈盡獲吏能考言者或見遺敏行一日之鑒固不能周四才所稽亦慮未盡近自甸內達於海隅命官親人利病所繫欲使舉皆稱職吏必當公則輪轅適宜鰥寡受賜企聞體要一二言之

權載之文集卷第四十

權載之文集卷第四十一

唐權德輿字載之

書

附柳福州書

冕白昔仲弓問爲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姓美其氏族故其人多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下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

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弃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啟明主稍革其弊奏爲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有精於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爲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爲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

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士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康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獘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理行者俾之入仕卽清識君子也俾之位朝卽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卽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靡然而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卽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

士得無廉恥乎晁頓首六月十四日

答柳福州書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先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一作判）判失權衡輕重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爲仁由已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祑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老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

蒙劣辱嘗儀曹爲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進士初牓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䜟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宏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半年以來參考對策不䜟名物不徵隱奥求通理而已求辯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回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一析通釋字

其意則墻面不偶遂列上第未知之何頃者稍伍其問
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內苟删撮旨要有數句而通
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
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
雖令吏部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
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
傥有司率情下上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
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
庸有困而行之勉强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之道
邪大凡常情爲近習所勝没没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

避患忝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嘳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古化寖遠之不可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聊作無量德興再拜八月十一日

與張秘監書

頃因從容縱言遂及曩歲與外舅相國有往復書猥見徵求出於眷愛休沐發篋追懷愴然因思弱植長自湖海閉關閉巷孤特寡徒或有所得則三復喟嘆所務峭

峻益爲迂野蓋自量力而欲希蹤古人故書中多有此意今則聊復自哂亦嘗時志之所在而不能自已也建中初年及弱冠方以環衛掾曹爲今司空漕輓從事抵鍾陵經信部時外舅自都曹郎出爲郡佐話言歡甚淹留累久約爲伯仲申以久要鄙人以年位不倫慮非宜適且合志營道豈待約結而後固耶外舅曰僕爲監察御史時司空楊公巳爲祭酒太常又年長十九歲而許僕以兄事何足下今日見拒之深耶時房州罷蒲陽長在座因指之曰請亦敦此義其問 嘉言道論亟又更僕雖農山濠上無以過也迨歸江 南俄致天書慕荀陳之義

結潘楊之好緘詞勤勤雅有古風無言不訓感慨相許
爾後數年方展嘉禮旋屬外舅以本官叅台司操簡修
賀輒申直諒亦旣病被累章乞身平生所蘊頗同不試
嘅夫人之才有能有不能當夫司諫隱詞皆體國後以
區區建安之守逢京師變故密疏行宮陳匡復之略移
書强藩徼誠順之義其他議論風彩凛然有大丈夫之
節斯不可及已與夫剌促顧慮沉浮自愛者豈同日邪
明年所疾不起前此友壻天落故有二祭文以寄悲懷
七年秋猥辱朝命以博士徵至京師十數年間累有外
故與荎昌房州之喪表墓中莫直書而已因緣故舊臨

紙泣然今亦附於書末庶見其闔門士行之有類也兩書之外又有其時尺書數紙屬在卷中因復連寫倏忽二紀無非風燭士感見知如何可言頃年祗役江西在路有寄內詩一首音詞蕪陋顧非士衡彥先之比頃常馬上偶誦今亦具之往復書并墓銘奠文等共十餘篇以兄與外舅有江湖遊處之書又鄙人承眷特深雄詞載筆博物閎覽賢士大夫之淑聲家法固周知之感念陳跡輸於醫覶非敢以文為事也不宣德輿再拜正月二十五日

附答書

奉榮問蒙示相國崔公往復書并諸墓銘奠文及江西路上之作詞致淸深華彩巨麗言必合雅情皆中節瓊瑰見辱囊篋增輝又竊文矩不勝幸甚相國於薦中表丈人行也實應中相國丈敕褐營道寓居陸陽薦家於邗溝耕於謝湖海歲春靴秋穫途由澧浦相國丈時與故刑部劉尚書趙洋州戸部兄弟同客是邑或承餘眷留歡浹日無曠再時者數焉洎相國丈以廷尉評賓於姑胥之幕自柱下史退爲臨川掾薦皆獲見於湖海之間惠然相念有踰曩歲其後作牧建安屬京師難故猶能抗大節飛容疏彝問官守遠達巴梁薦掌史者嘗記

興元元年三月甲子詔書以建州使者舒鄭玢爲嘉王府諮議玢之所奉郎相國丈也奏章於多難之日陳謀於必勝之地由是見器於助主先定於中台及夫徵入果領樞務惜其憂勤爲疾未幾辭免大庇生人之志徒鬱於襟抱以至於薨落搢紳先生所以長嘆息者抑有爲焉相國丈與劉齊二公爕諧大政也薦蒙過聽之遇以博士再入東觀三相連步同送拜職榮之於心寧止迄今閣老以志學之歲下帷覃思與古人心會於經誥之上獨行乎貞朗之域逮於弱冠德輝彰聞相國大傾慕之不足顧申以姻好詎假媒介直操鄴簡閣老感深

見托敬諸嘉命磊落丈夫之事二君子交脩之甚休精
識妙鑒得賢斯盛既而夫貴於朝妻尊於室崔門緩帶
之慶其有極乎及覽後書援皇極元德之論指匡張孔
馬之戒實當益友之目豈惟佳壻而已又覩建昌房州
誌文等昔年亦同遊處嘉聞遺諸過作者而不朽矣至
如置奠東武之嗣興慟子咸之逝纖美彥先之句諷而
誦之寶而藏之有以見大義昭宣百行醇備名稱赫赫
宜乎哉走素不敏猥列僚舊豈悞見厚投以至言也因
懷昔遊聊占數
字發

珉
蓩侯諡曰
嗣侯
諸吏
蕤作子彥
太常
孝廉
柎子文　最子虔　臧　琳茂　黃　季彥
侯關內
按連蕤云魏相小子之子彥以其功封蓩侯生臧按家

語叙孔氏之代云魏相小子子文生最字子產封蓼侯
謚曰夷生臧璆此蔡所云小子卽子文矣但蔡云子彥
家語曰子產是傳寫之差未詳何者爲是按連叢臧與
子琳書中云侍中子國不言屬之遠近以孔子世家及
家語推校安國以與臧爲從祖昆弟世家稱安國生卬
蔡云子國生子卬蓋尊異先子而加之以子則子立以
下皆此例　　云鮒弟子襄或者以爲鮒弟之子曰
襄今按家語及蔡則鮒之弟曰子襄明矣　　蔡云孔
仲和是襄後十四代按此是十一代又云仲和曾祖名
季崔按此是子建疑子建是季崔子家語孔子二十世

孫有孔晃未詳分自何代　蔡云季彥宗人仲文君魚宗人子通並未詳分自何代　家語云子國孫衍未詳是仲驩昆弟復是仲驩之宗蔡云褒成君第二子之後君魚爲武都太守君魚弟奇字子異著左氏義詁按孔光傳褒成君霸第二子爲捷但未詳其後代幾至君魚

右按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孔光傳授漢書儒林孔禧傳及家語與蔡相推校而未詳者闕焉

權載之文集卷第四十一

權載之文集卷第四十二

唐權德輿字載之

書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

某月日試秘書省校書郎權德輿云云　德輿材實無能重以拙訥雖星軺往復皆獲越拜竟未得粗承餘論少盡下情伏蒙以通世之舊將獻狀受祿感戴循環不知所措或有所見敢布愚衷何者今皇帝馭天下之初將欲拔才俊延幽滯綜覈名實覽觀風俗故分詔近臣省問四方將天之命其旨不細則閣下舉一士用一賢必

嘗躬驗聲實精究終始一旦以愚當薦士之目誠衆多
所未喻也凡以故舊之私不能忘情與夫推賢類能其
事則異今者澄清省察以得人爲功直道公議天下屬
目此時而失則所失多矣德輿伏膺儒行三十未立忖
躬責已知不如人俟他時進脩與諸生齒方與當大君
子眷念之至申鄙夫報效之分今者若以貲用所廹苟
進一官則傭書販舂亦足自給必不敢以區區之身上
累名器敢拒黙敖之食徐受山濤之恩下情所守在此
而已是以竟未獲拜謝者以必所不當也伏惟宴閒之
餘俯察愚朴文章鄙略不足以煩省覽用此陳露慙畏

伏深不宣德輿再拜

與陸州杜給事書

十二月九日試右金吾衛兵曹叅軍權德輿謹遣蒼頭獻書於給事杜公閤下德輿顓蒙小生行藝無取世業儒術不能自奮徒以晨羞之暇取適文誼師遂生欲寡其過之言慕太邱平心率物之道弱年多病志無所就衡茅之中俯仰自愧去年得以物役道於貴州舟次仁境心口相賀一躡賓階郤忝都畫何者嚮風之心久積於中不知所已然而然也及夫承至論聞格言懸榻之禮禮有加等深明出處之分根極道義之本初勗之以

勉職又勗之以通經篤薄賤姿誠不自意拜賜之時感入心腑及就安環堵靜守緖言常慮行之不至忝辱明鑒近又承寓書於包中丞丈過有稱賞永懷悳戴何可言喩曦夫先師有互鄕之見與其進也至東漢郭泰陳蕃之徒亦以奬鑒士林爲已任降及近古此道寖微今江南多士所湊埒於上國力行修詞人人自勵月旦之評或無至公衆情所望實在閤下伏恐淸口鑒於此一失物論云云以之去就下情所虞在此而已如小生者但欲稽考古訓端正心源以區區直方展微贄於他日

不宣德輿再拜

附　崔左司書

遣白僕嘗以道喪日久罕見君子聞者奉睹得聞循上之方體仁之度言發理契心期目明涉道之誠若乘川而得舟楫其慰盛也寤寐自賀竊思前賢心感之重義叶之固或約之以朋友或申之以婚姻聚之以里閭悅之以宴好俾一日之合爲累世之歡裔嗣承流清風自遠克成貞潔之業永稱道德之門郎穎川荀陳蓋其事也僕不揆鄙固冀行行之早年嘗與二三情友約誠同此世物多故志爲事奪存没有閒通塞殊尚今中年已及此心猶阻永懷愧歎怵作如厲幸以罪廢貶秩向終

法尚放還歸齒田里追懼前失澡厲愚衷咨諭弟兄滇卒妻子甘與時絕永安邸樊息女二人姿性及義以靜約爲尚以琴書爲適庶可以承君子之好備有道之室長女先約故司徒元子宏農楊宏微幼女未笄顧繼德嗣北歸之日敬俟嘉命夫人之生毋道之動也動而能靜是謂返本僕婚嫁既畢退身巖阿靜以營神虛以順命與骨肉姻戚蹈道爲期還復之中庶乎返本未審足下以爲如何遠布所懷跂聞雅論造頓首三月二十一日

答左司崔員外書

德與器用瑣薄無他才術徒以木訥之姿翫習聖賢之訓嘗以爲大和朴一作久散世道交喪師友之義缺醨薄之風起蚩蚩萬情無所司南衝憤結懷惄然終日前年得以行役獲覯德容蒙汜愛竟接淸議初論當世之理要次陳情性之大端終語道德之原極澡雪百慮泊然蓧負一闡至論神開意豁不覺虛白澄曠浹洽四支則易直子諒又其細也當此時誠欲備門弟子之數展嚴師之敬雖此志不遂實念遇逾涯忘年之歡契比伯仲昨者奉問洞見仁衷且有退身邱樊之說巘夫中人之域或不以利回而多以名敗或時能蹈義而鮮以仁克

此誠細者可力大端則循性而動矣至於顒聰聤明恬於退讓息浩然之氣哀樂不入不然則乘時致位以天下爲己任變醨爲醇澤流無垠彝倫式叙生生茂遂此誠大君子之出處也近古已來作者實鮮豈世運有在或時無其人間睹皇極綜論之一篇得之盡矣然則或進或退小屈小伸豈足爲執事者道也又示問之中情旨備至不棄弱植申以嘉姻荀陳之義非所敢當況司徒命子爲後名輩精識洞鑒誠已得之鄙人何堪後當此命門閭之下珉玉不侔將何以祇承厚意當叔寶遊少之日恐累清德無任下情已具諮聞敬承嘉命尋與

拜謝感慶伏深謹狀

賀外舅崔相國書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爲志氣播爲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睹皇極綜論元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賢哲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嘆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嘗所感慨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物軌道實在指顧豈逃轂中且以西漢公輔言

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艮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歷孫宏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其次焉至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清劉舍莊靑翟趙周之徒皆齪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痛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惟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之遺辭發慮宏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安在今日洒天下之

耳目復萬物於全性任大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再拜

附 獨孤秀才書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於舍人三兄閣下郁以世舊遂獲謁叙故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際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堙二年無聞摧頹折羽而不意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葢將因事自罪而不意也借如豫意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隱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

者亦不多遠也鏌鋣卧於鉛鈍之下良工覩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矣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覩之固卽分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宿瘤亦不遠矣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輩果一有無字殊異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遇者一作進乎良工巧冶有識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識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直已爲擁腫礫石鉛鈍宿瘤矣何止與其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悳也或諭之曰今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直有崒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寄櫝

之有切玉之利而謹襪之有傾都之艷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背廼而索之固亦不能知子矣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覩而駭之彼之所譁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姝也必不利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姝也必利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況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而自減盈消息其旨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

者或嘆曰吁後烏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甚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積一作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使邊邊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心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契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

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
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搖之有善而未具者決
之藻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
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
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
天地之間無乃已寂寥乎昔孔子飾詩書禮樂以化齊
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則今者安盡聞夫
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
孰爲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
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若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已

復往之道不幾乎息乎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愉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衆賢如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不宣郁再拜

答獨孤秀才書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閎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焉其於惠愛纖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家聲自振若建瓴水大冶良工必有不斲至而至者況以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豫章珠璣鎮鄉毛嬙終不慮隱之櫝之襪之帷之之為患而為擁腫礫石鉛鈍宿瘤之排薇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已

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不能甚力今夫滔滔者或辯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俠犇走爲津爲岐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豈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常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儗豈敢當也三復懇然無言喻懷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答楊湖南書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宏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鍾大玉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照耀貞

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忻歎駭悚咏歎無斁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爲雄文至鑿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右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在易曰后以施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冏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非薄其敢逃責於多士耶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使終日而勇退曰踐復行之過至於九年暴於四方爲所

觀笑此所慚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嘗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刓精耗神攟摭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問者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妍媸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靦然以序引拳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求爲子孫秘藏非敢效太冲三都而求元晏發之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逸言追思內訥已無所及使鄙人涉斂筆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巵無當之嫌一不斂而相交喪何可

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結於肺肝没齒無極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令序中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中肅殺揄揚宏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爲虛美所冀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爲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俊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爲累亦輒爲閤下具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況之今又過閤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脊私而

滅裂公是是所望也載之再拜六月二十五日

權載之文集卷四十二